46642.5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　魏書十九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絶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

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
華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顧
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
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
之天下而陛下輙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
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
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
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万世之後必有
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

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宮於春
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傒心欲隆獨善不
以万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
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
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
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氐反
以雲爲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
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
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

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
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
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仍
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
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
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
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彊
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
之賜帛千匹六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
賵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
哀慟贈以本官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
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
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
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
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
婉當爲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

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氐師楊仲顯婆羅楊
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狡
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
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
目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
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
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
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
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

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彊
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
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
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
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
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
宜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
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
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

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刱
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中書
令改授尚書令蕭賾使庾蕈來朝蕈見澄音韻
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
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
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
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
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
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懽際夜

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
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
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
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
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
天下重光累業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
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厲聲曰
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
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

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
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
祖既銳意必行暴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
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遥謂
曰向者之事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
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
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
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
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帶

宅河洛王里因兹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
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
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
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
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
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
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
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
遣任城馳駰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

華今真所謂華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還
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
澄逐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
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
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
侯以下迄于選官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
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
洛京復兼左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
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
老公頭驥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
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甲懼似有
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
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
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
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
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
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
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

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
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蕭鸞既殺蕭賾業而自
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
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
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
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高祖曰比得蕭鸞
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彼聲勢今復
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貴欲如何禧等或
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
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
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
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
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沖對曰臣等正
以徒御草刱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
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
之民無冗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遠
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
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

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
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
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
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
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粮而使怨苦
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茲區宇初
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
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
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
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
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
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
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既張而
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
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
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
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
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

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
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危也小
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既愚闇不識
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
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
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弼智闕和鼎
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
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
脫粟飯卧布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
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異公既道
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
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
空也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戶後從征至
懸瓠以篤疾還京駕餞之汝濆賦詩而別車駕
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
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
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
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

曲成万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
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
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
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
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
以恣傲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
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
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
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
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默
不示德音即命蕭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
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
上千万歲壽高祖曰燭至致辭後獻千
万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
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藩與
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
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管尋兼吏部尚書
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

頤爲主頤表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
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
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
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
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
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
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
是輩雖復患懼豈敢有辭謹當竭盡心力繼之
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
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
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
城下聚結雀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
曰事不可量須依勑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
泰既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似當
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
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
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窮其黨
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

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皐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辨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

人皆大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

值高車樹若反振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

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事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蒸舉天下綱維爲當著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妬此便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爲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以公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蕭寶夤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微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惙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叚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爲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勑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

禁宰輔免官歸第尋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
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
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都督
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
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頻表南伐世宗
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
侍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
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
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常不以書典在懷禮
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爲舉中京方鑒
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鈐言
自先皇外遐未遑修述學官虛荷四門之名宗
人有闕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
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寧務宴安
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
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勑
有司脩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
族日就月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

訓無應又廢尚書更可量畫備並澄又表母疾
解州任不聽蕭衍將張嚣之寇陷夷陵戍澄遣
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嚣之
遁走又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蕭衍陰山破
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耳侯梅興祖仍引攻
白稾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
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沉溢湖周回
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
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
事矣又吳楚傾水日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
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
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士馬首秋
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
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
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囊
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冀定瀛相并
濟六州二万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
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万委澄經略先是朝議

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
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三鎮授
之節度垂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
東關縱水陽石合肥有急懇之切不圖大峴則
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死水路並宜經
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
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衆
絡繹相接而神念尅其關要頓川二城斬衍軍
主蕭賈尼而寧朔將軍蕭惠[illegible]將軍李居士[illegible]

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尅之
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衍清溪成
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
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規固淮陵寧朔將軍
王燮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
斬伯隣其濟陰太守王厚彊廬江太守裴邃即
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
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恒氣銳旅方馳
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

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慶真龔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績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勳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游擊將軍殷遲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遲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

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
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毋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
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
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
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
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疏斥不
預機要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
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侍驃
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初

始之不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
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巍起
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
守宰爾來十年寃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
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恒州入作宗卿二人
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偕在於斯兼州佐停
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
時然州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
預臺寮本一尚書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

[illegible]封[illegible]志同沉限上允初百百司之章下覆訟
[illegible]元之心詔曰自今已後內外之事當經先
朝者不得重聞澄奏白臣聞堯懸諫謗之鼓舜
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蒙蔽達四聰於
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法[illegible]聖相承於今
元帝重光疊照法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體
恩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
[illegible]仰[illegible]官易律未為遺典
及慈[illegible]朝丹儀寓縣爰發惡心令垂心帶試深
[illegible]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illegible]於盆下今
乃格以先朝限以[illegible]斯誠奉[illegible]之本心實乖
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抑有乖舊典謹罄抱揆求
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illegible]謬若千里[illegible]
焉非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又有諍子君有
諫臣[illegible]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
則通經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
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
事濁辭穴工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

哀僧之與濫蓋亨失不經乞收今日還依前詔詔
旨少自奏深體陛賛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
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言理在可申者
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之衣上皇詔宗制并
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暨之思勸戒之益又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
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
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
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日臨民之

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素年
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戍兵逃走或實
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
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
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
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
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還蕃兵代之靈
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
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

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人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並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西顧之憂蔽宄絕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粮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宋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

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墫二百以漸脩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民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伏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

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勑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臣奏請聚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察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無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甚人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

不滿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簒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旨六品以下例由勑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元辭帝慙而返矣以万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興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請立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

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
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
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
斯實聖朝所宜重愼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
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
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啓穎運籌制勝淮漢
自實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修文仍世
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
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

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
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搖惑妄此之弗圖恐受
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揔
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忍車書之未
一進賢援能重官人之舉摽賞忠清旌養人之
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
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
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
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

禍亂盛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
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
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卧病親除顯
達夫以万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
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
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
得翦除亦大損財力耳飢饉之氓散亡莫保收
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
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憂慄息不寧者

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
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
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
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
之粮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
妨民害財不亦戒今墉雉素脩廐庫崇列雖
府寺膠孰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
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
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

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
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
積庶府無横損民有全力夫食上簋而嬀德昭
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
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
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鋭於繕興在京
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
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
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
百官禄力費損庫藏兼典賓左右日有數千澄
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傳荅禮之政無大小皆
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
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憚之神龜
二年薨年五十三賻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万
蠟四百斤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寮輿喪贈假黄鉞使持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
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

澄之葬也尚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
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
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彝龍表
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
騎常侍及元乂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
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謚曰文
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
降

彝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
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
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
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
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
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
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
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
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

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
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
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
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
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
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登聞
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
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自負土時年二
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

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
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
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謂耶不見我順正色
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
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
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
憚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順謂乂曰北鎮紛
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
國捍屏乂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宫謂順曰此朝

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
己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
又彌忿懥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
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歡
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
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
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
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
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

非唯宗親哀其寃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
皆爲潸然莫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
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
下懷寃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
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
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
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
之言順曰問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
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

詩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游園徽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戶以封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蠅賦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啓冬春既含
育於万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
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
衆倫歆脛纖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迥聲若遠聞
黠緇成素變白爲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
公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雞鳴之響毀皇宮之飾
習習戶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
既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
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
於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鴟鴞悲
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并噴其涕靈均表其哀自
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
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靈或來儀以呈
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
眞或夭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
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
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
家杜絶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

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
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嗤塞涕泗久流久而不
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
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
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
眯瞇奚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衆
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八而言曰身天
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
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
鬚鬚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衆
之揺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制
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
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
成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録
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得越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
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
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

恨遂起呼順入室輿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
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
射介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
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
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
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
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
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
順喪悲慟無色旣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

聲散偉狀對莊帝勑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
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
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
徒公定州刺史謚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
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
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
朗涉歷書記爲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鄯
州刺史諸軍事 闕二字 將軍尚書右僕射冀

州刺史

順弟淑淑弟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黄門侍郎隨出帝

沒於關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

轉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不及卒哭嵩

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己復禮

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車爾便以雁鶚自娛有

如父之痛無徧子之情掩心棄禮何其太速便

可免官後從平沔北累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

武衛將軍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

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

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

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

爵高平縣侯賚帛二千五百疋初高祖之發洛

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内既平顯達回次穀唐

原高祖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

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

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世宗即位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荊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埸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揔兵所指孰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湖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万屯軍洛口姜慶真率五千據於首陵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

王伾天柞張俊與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戰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直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逼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華屯於菩谷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華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硤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眞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鷄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硤石嵩遣別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兵一萬爲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攻硤石明世宵遁慶眞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

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太半於是威名大振後
爲蒼頭李太伯等同謀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
賢世宗爲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疋贈車騎
將軍領軍謚曰剛侯
弟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
中東宮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
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勳封世儁衛縣開
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爲
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
東
東之亂世儁州城拒守遂得保全孝
莊時除侍御將軍吏部尚書尒朱兆寇京師詔世
儁以本官爲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北儁初
無拒守意便隨岸遥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爲
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爲尒朱世隆所昵也帝
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世儁[illegible]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
糾坐免[illegible]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

射遷尚書令加儁輕薄好去就謚曰陽興和
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加故謚
曰躁戾

子景遠龍衣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時自闕事大夫稍遷宗正少
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
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
耽忿之絕其往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
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
[illegible]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
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蹇諤俶儻有汲黯之
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儁
則裂冠之徒歟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　魏書十九